

奔流文艺丛刊

奔流新集

奔流文艺丛刊  
奔流新集

合订本

上海书店

**奔流文艺丛刊 奔流新集**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宝山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1986年5月1—2000

K 49.1 精装 定价14.40元

## 影 印 说 明

《奔流文艺丛刊》是『孤岛时期』的文学刊物。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创刊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因国民党禁止而被迫停刊。共出六辑。

《奔流新集》是继《奔流文艺丛刊》后出版的『孤岛时期』的文学刊物。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共出二辑。

现根据原版合并影印。

上海书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记《奔流丛刊》和《奔流新集》

楼适夷

在上海被伦为『孤岛』的整整四年（一九三七—一九四一）中，我们留守在那儿的一支革命进步的文化队伍，利用原有坚实的基础，在实际已成为敌后的特殊政治环境里，没有一天停止过战斗。在文学方面，由胡愈之、郑振铎等同志的倡导，成立了复社，在没有任何一文资金的情况下，赤手空拳，于短短几个月中编印了二十卷本的第一版《鲁迅全集》，又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爱特迦·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从这种巨大的工程开始，还陆续创办了数量很多的各种报刊，编印多种文学丛书，形成全国抗战文艺战线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于沦陷区、大后方及海外广大爱国同胞以极大的鼓舞。

『孤岛』的政治形势是复杂而险恶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四周围是日本侵略者疯狂的压抑，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残留分子，都在这儿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活动。在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进步力量，不得不在这儿开展艰苦的针对几个

方面的复杂的斗争。

统一组织大规模的阵地战是不适当的，我们也采取化整为零，在统一领导下各自为战的形式进行斗争。约在一九三八年冬或一九三九年春的时候，文学界部分同志组织了一个经常性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包括党员和非党的文学工作同志，先后有林淡秋、蒋天佐、钟望阳、戴平凡、辛芳、林珏、王元化、越薪（束纫秋）、蒋锡金、赵扬、孙石灵、满涛（张逸侯）、吴岩（孙家晋）、辛未艾（包文棣）等同志。

座谈会经常在当时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乐和坊四号满涛的家中举行，因为满涛的祖父，是曾经在北洋政府当过司法部长的著名的大律师张一鹏，居住条件较好，而且有一定的掩护作用，因此这儿也成了地下党文委的一个活动据点。会的内容是传达党的指示和从新华社秘密电台传来的新闻，讨论抗战时局的形势与当前的任务，并侧重交流对『孤岛』文学斗争的信息，研究斗争的战略与战术。这个座谈会没有一定的名称，因后来先后办过两个刊物——《奔流丛刊》和《奔流新集》，现在就不妨把它称做『奔流社』吧。奔流社社员有的有一定社会职务，

有的是地下工作者，他们参加各方面不同活动，自己筹办刊物，则已经是『孤岛』的最后一年，即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各项进步活动进入困难时期的一九四二年的二月的事了。那时的许多进步刊物一直是依赖留守在『孤岛』的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才能办起来的。我们由钟望阳找到了一个出版者——文国服务社，实际只是一位进步出版工作者个体经营的所谓皮包书店，开始出版了名叫《奔流丛刊》的一个文学刊物。当时要在『孤岛』出版报刊，必须向租界当局进行登记，当局害怕日本侵略者的压力，规定只能用洋商的名义作为发行人核准登记，那是必须化钱找个外国人的，为了避免这条苛例，大家都采取刊物丛书化的方法，每期有个单独的书名，而另用丛书、丛刊之类的方式统一起来，使读者知道它实际是一种期刊。《奔流丛刊》每月一辑（不叫一期），只有第五、第六辑间隔了两个月，一共出了六辑。到七月停刊。这六辑《丛刊》，在编辑上具体工作做得最多的是蒋天佐和孙石灵。出于石灵的设计，每辑用一个水字边旁的字作为题名，以符合总称《奔流》的意义。同时在每辑的扉页上，摘引一句中外古籍上格言警句

式的语句，是我们用以自励和鼓励读者的宣言。

《丛刊》是当时直接受地下党领导的唯一文学刊物。在第一辑《决》的《编后语》中说《丛刊》不是同人刊物，是具有暗示要团结当时所有进步文学工作者的意思。撰稿人有仇山（唐弢），柯灵，朱维基，姜椿芳（他们都不是参加座谈会的）；方晓白（满涛），叶素（楼适夷），闻歌（包文棣），方信，佐思（王元化）等。

也有从后方刊物中转载过来的，如臧克家、碧野等人的作品。那时国民党顽固派标榜所谓『抗建文学』，敌、伪方面则叫嚷所谓『和平文学』。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汉奸嘴脸，早被读者所鄙弃，而似乎也在『抗战』的顽固派，则有时也会有点欺骗力量。我们出版过一本书，叫《暴露军机的内幕》是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所谓的『抗建文学』派，便认为我们揭发了抗日阵营的内部磨擦，是帮助敌人破坏抗战的。《丛刊》第五辑《沸》发表了佐思的《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便是针对他们的叫嚣而写的。于是他们发动了一些同受顽固派豢养的许多刊物，对我们实行『围剿』，并通过当地反动势力，没收了我们的刊物。使第六辑延迟



了一个月才得出版，而且因此以后终于无法继续出版而使它成为终刊号了。（详情见王元化近作《向着真实》）。

《奔流丛刊》停刊以后，我们的活动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参加座谈会的成员，大部分陆续离开『孤岛』调赴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许多进步出版事业陷于无法进行的状态。以反共为业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却又在黑暗的『孤岛』大量出刊了自称为『站在光明这一面』的所谓『光明文学』刊物，有的则以庸俗下流的作品与荒谬无稽的言论，企图腐蚀人民的战斗意志，以遂其瓦解抗战，叫嚣反共的目的。『奔流社』坚持在孤岛的同志已经寥寥无几，但仍针对这一现象，决定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你拿十元，我出五元，集腋成裘，自筹资金，义务劳作，不付稿酬的办法，继《丛刊》而办了一个小小的刊物，那便是《奔流新集》，那时候则已到了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个多月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份了，因此它也就成为上海『孤岛时期』的最后的一个公开的进步文学刊物了。

它的创刊立刻得到有力的支援，许广平同志提供了鲁迅先生未发表的遗作，

一篇她从字纸篓中拣出郑重保存下来的杂文：《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又以当时远道传来冯雪峰同志在浙江家乡被捕，陷身上饶集中营，生死不明的恶耗，由我写了一篇《怀雪峰》，她便特地提供了，收藏着的鲁迅与雪峰两家人的合影珍贵照片。远在香港的茅公，得到我们索稿的电报，很快寄来一篇文学论文：《谈技巧、生活、思想及其他》，赶上在第二辑发表了。更可贵的，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朋友，给我们秘密送来了毛泽东同志的词稿《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和陈毅同志的诗稿《东台会师口占》：『十年争战几人还……』，都是党领导同志第一次在革命根据地以外发表的，与读者相见的文学作品。

《新集》第一辑用鲁迅那篇杂文的署名作书名，题为《直入》，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接着就编印了第二辑，与『直入』相对，取『横眉冷对千夫指』之义，题作《横眉》（扉页印作『奔流新集之三』，『三』字是『二』字的误植）。在此辑《社语》中，我们写了这样的句子：『作为战斗文学的兵卒，不管处身于这样的黑漆漆的四境之中，我们终也深深辜负了某些先生们的愿望，不甘寂寞的发出了叫

喊，这《奔流新集》便是我们叫喊的号筒……」这里的『某些先生们』，指的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企图借敌人之手消灭我们的『光明先生』，然而他们的愿望，毕竟由敌人来把它实现了。正是上海科学印刷公司把《横眉》印装完成的一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突发了日军袭击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入和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侵略的恶浪淹灭了整个的『孤岛』。我们接到印刷厂的紧急电话，通知我们立刻把印装好的刊物运走，一时付不出印费也可以。根据锡金同志的记忆，是由他独自上了印刷厂，取出了三册样书，当时答应马上去雇车运走，后来再也没有回去，当然其余的是由印刷厂全部销毁了。因此这《横眉》留在世上的仅仅只有三册，一册由许广平保存，一册交傅雷收藏，另一册则由大家传阅，以后也没有下落了。

我的记忆力太坏，一直信定锡金的话，直到一九七九年才从上海文联资料室在魏绍昌同志处找到了一册，请他们复印了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给了正在搜集自传材料的茅公，认为这是真正的孤本了。一九八四年在上海，同元化同志谈到这件

事，他却明确记得，是由我和满涛两人去印刷厂取出了一大捆，分送给朋友们，留在世上的决不只是三册。经他一说，我才想起确实有那么回事。还记起当时印刷厂所在的福煦路（现在叫延安中路吧）上，已有日军分段放哨，不过还没开始查抄行人，并勒令行人向哨岗行礼罢了。那时马路上飞驰着一辆辆大卡车，满载扯成破纸的书刊，是送造纸厂去作还魂纸的。真是多么大的时代呀，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小小的，值不得提起的工作，可大家还是不愿忘记，这次上海书店准备影印重版，又从收藏者陈钦源同志处借到了原本。

回忆过去黑暗弥天的日子，今天重新见到它的新装，我感谢上海书店与陈钦源同志，特别是怀念当年并肩作战而今不能再见的许广平、满涛，及《丛刊》时期的林淡秋、钟望阳、孙石灵、戴平凡等同志，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一生业绩则将永远地流传下去。

【附记】

我是一九三九年秋到达上海的，因为别有任务，同时一到上海，就被以张道

藩为后台的上海《正言报》代我向敌人报了到。他们报道重庆召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大会举行选举的消息，特地用大字副标题标明“选出上海方面理事郑振铎楼适夷”，我的行动因此更特别需要隐蔽，虽然参加了座谈会，但对《奔流丛刊》的创办与编务并未具体参与。上海书店要影印这两种刊物，是分别请元化同志作《丛刊题记》，而把《新集题记》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原已写出了《影印奔流新集题记》，而元化同志则太忙了，长期没时间执笔，索性把《丛刊》的事也委托了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投稿者，的确说不出《丛刊》出版始末，直到今年才由书店的同志请元化口述，作了笔录，从上海寄来北京，为了完成嘱托，决定把原写的一篇加入元化的口述，合二而一，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聚又奔  
刊新流

决

輯一第







奔流文藝叢刊第一輯

# 決

奔流文藝叢刊社出版